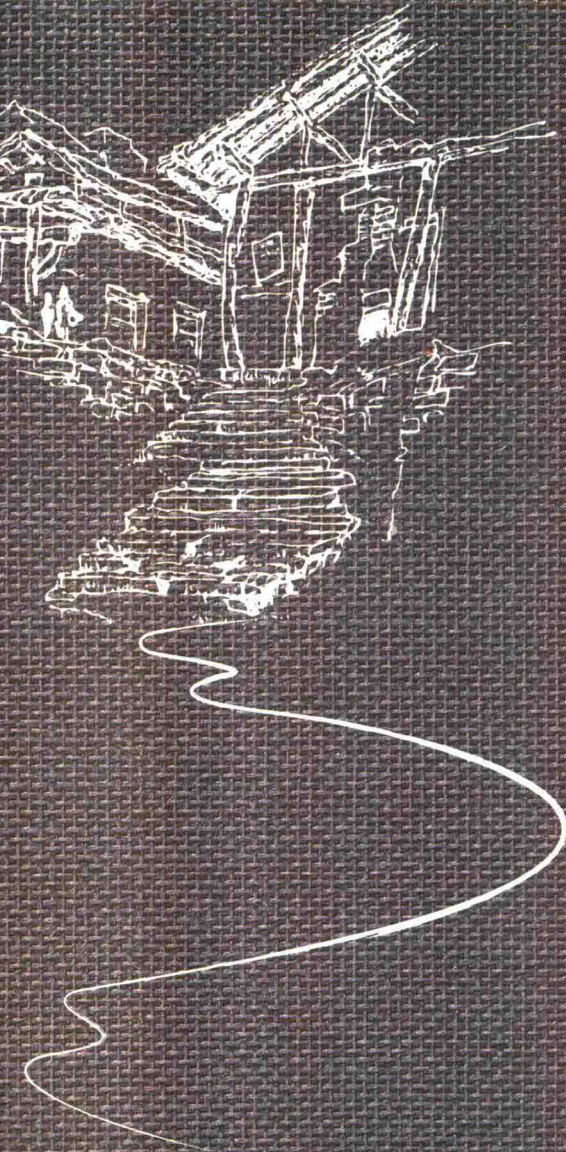




山背情思

冷景明◎著

冷景明

六十耳顺

六十岁的人，看透了人生；六十岁的人，看透了生命；六十岁的人，看透了名利。

于我而言，物质贫乏的童年，半饥不饱的少年，又苦又累的青年，承上启下的中年，便如白驹过隙，一闪而过。仿佛一切都还是昨天，但一切又都已经完成。

一 背 情 思

冷景明◎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山背情思 / 冷景明著. --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7.4

ISBN 978-7-210-09359-6

I . ①山… II . ①冷… III .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66666 号

山背情思

冷景明 著

策划编辑: 于 珊

责任编辑: 魏 伟

书籍设计: 游 珑

出 版: 江西人民出版社

发 行: 各地新华书店

地 址: 江西省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 (邮编: 330006)

编辑部电话: 0791-86899387

发行部电话: 0791-86898815

网 址: www.jxpaph.com

E-mail : jxrmbook@126.com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1

字 数: 254 千

ISBN 978-7-210-09359-6

定 价: 58.00 元

赣版权登字—01—2017—259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791-86898801

承 印 厂: 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不忘来路是我辈的责任（代序）

我与葆青君素未谋面，但两周前他寄来其父所写《山背情思》稿时，我未感意外也未推辞。也许和今年寒假我做的两件事有关吧：一是系统整理了我的家族资料 and 前辈遗物，其中包括我祖母的长篇回忆录《我这一辈子》，从民国初年曾外祖参加同盟会开始，一直讲到改革开放，全文 22 000 余字；还有先父珍藏的两封“母示”，原信写成于 1942 年——父辈兄弟姊妹 8 人，当时他和一姐一弟均在八路军部队抗日。这些资料被我拍成照片并整理成 word 文本，发到大家族的微信群中，引来众兄妹子侄的一片唏嘘感叹：老辈九死一生诚为不易，珍贵原件保留七十余年又何尝不难？！二是春节前为河南浚县张氏家族写了一篇谱序，起因是我带的一名硕士生两年前专程去浚县求读张氏族谱，才写成毕业论文并获得优秀奖，2016 年底张氏修谱托他求序，我的学生懂得念旧知道感恩，这个情我愿意替他还。何况其论文研究的主角是康熙朝张能鳞，官声好学问也好，为我所钦佩，借此序可与古人再做一次对话是好事。该序我以《修好族谱写好民众的历史》为题，其中写了一段我近年多次表达的一种体验和见识：

对许多现年 60 岁上下的人来说，近三十多年是一个幸运的时期。幸运在于：结束那场造成巨大祸害的“文化大革命”后，他们刚刚步入壮年，此后不管在什么环境和岗位上，他们和整个国家的经济恢复、生活改善、对外开放、文化逐渐繁荣并且越来越多元的深刻变化紧紧地溶在一起，他们既是这个过程的参与者和贡献者，同时也是这个大变化的获益者和见证人，无论是在家庭、事业，还是社会影响方面，他们是有成就感的。近年来，这些人的空闲逐渐多起来，同时也感慨良多，有许多磨难经历、成功经验和人生体悟想说出来，希望传诸后代，告知世

人。于是，一些文化程度较高的人就自己摊开纸笔，开始写自传体的回忆录，洋洋洒洒，一写都是十万字以上，然后自费印行，装订成册后送给亲朋好友甚至各地图书馆，也是自得其乐。

今人修好家谱还有一个意义我很看重：现在的大学生们离“民国”和“五六十年代”越来越远。我在上课时问过不少大学生，他们是否知道自己的直系祖先是谁，自己是第几代，在世系表（也就是民间所说的“吊线”）中的哪一部分可以找到自己的名字，以及对本家本族的前辈、平辈、晚辈如何称呼，等等。结果是不知道的人占绝大多数，而且很多人对此都不在意，让人觉得他们已经不懂得民间生活最基本的人情世故。如何使我们的大学生不再说出“爷爷的爸爸”这样的古怪称谓？怎样使他们避免“忘本”的尴尬？如何使他们在学习知识的同时也知道怎样尊老怎样做人？等等，牵涉到方方面面，前前后后，绝不是等闲小事，影响和意义就比一部家谱本身大得多了。

出于同样的思考，近十几年来我在教学中一直鼓励听课学生做家史和家乡调查，然后用白描手法把亲人和家园包括把自己都记录下来，总的题目叫《我的家乡与家庭》。十几年下来，我积累了两千多份文本，其中有一批内容丰满精彩的，我就推荐到香港的学刊发表了，《光明日报》还对这种教学方式 and 理念写过专门报道。因此，当我接过《山背情思》文稿，看到“自序”《一个人的历史》中的一段话时马上将作者引以为同志和相知：

真正“活”的历史，就是由我们这些普通而又不平凡的灵魂凑在一起写就的。台湾作家龙应台曾经说过，如果把集体记忆想象成是一片织布，或者是一片大网，那么我们每一个个人的记忆其实是那一根丝线。集体记忆是那根丝线编进去的纹理。换句话说，如果把个人从大的网络里抽出来，后者就会断裂。我们小时候对长辈的记忆，对那个时候的人物、语言和一切遭遇的记忆，会决定我们对故乡的爱、对看不惯的人和事的恨，这种爱和恨，既属于个人，更铸就了一个地方特有的地域文化。

正如没有百草园和三味书屋，鲁迅那个年代的“绍兴”就缺乏了载体一样，没有个人化的鲜活记忆和历史叙事，要深刻理解武宁、长久传承山背文化，是无法想象的。

葆青君还告知，其父冷景明先生也是江西师范大学毕业，也是1954年出生，这样一来，同学加同庚之谊更拉近了我和作者的感情联系。我还认为我们这一代人不仅有“故事”，而且很有些大关怀，在这个意义上说，为其作序不仅是我的荣幸，同时也就是在写我自己。我比景明先生月份小，我还从文中得知景明先生1974级进校早我3届，所以我当尊景明先生为学兄。

当展读景明学兄的文稿时，其图文并茂的形式给我第一印象，就是很像我知道的一本书，就是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儿时琐忆》，作者是旅居海外40余年的蒋彝先生（1903—1977），九江人，著名华人画家和书法家。《儿时琐忆》的副标题叫《一个中国人的童年》，除了《自序》和《结束语》外，一共写了48个小篇章，题目都很简练，譬如《我的家乡》《蒋氏一家》《三径堂》《六十二岁的老童生》《白喜事》《过年》《两桌春酒》《男女授受不亲》《闹元宵》《做寿》《八姨和九姨》《养蚕》《东家请客》《放鞭炮》《惜物》等等，每个篇章都配了图，其中祖先人物和山水环境皆为工笔，民俗活动和一些物件则为比较规范的素描，细细数数一共配图99幅，很是生动形象。因为我对该书的出版做了一点推动工作，还写了一篇5000字的后记，所以也加深了我对该书的印象。蒋彝先生是画家，自己配图当为举手之劳，但我不知道景明学兄如何有得这手本事？《儿时琐忆》1940年在英国出版，《山背情思》于2016年成稿，却是异曲同工，想来这就是汉民族的深层文化所致吧！也是江西人抹不去的乡思情怀之结晶吧！因而人同此心，事同此理，即便时隔七十几年，相距上万公里，依然可以作此心领神会的对话和唱和，真是很有意思！

景明学兄以《童年篇》开始，其中所述所画的抽陀螺、跳房子、踢毽子以及城里孩子几乎没有见过的折纸玩具“东南西北”等等，都是我很有亲切

感的游戏，因为那是我们这代人才有的经历和一种技艺。我在课堂上曾向学生历数过我小时候自制的玩具和随时随地可以展开的游戏十种以上，而且明言当今学生的动手能力远远不如他们的父辈。景明学兄没有提到的还有如双手翻绳，推铁环，滚弹子球，自制冲天炮、火药枪，端午节到处找同学“杠蛋”（就是拿着鸡蛋互相碰撞），以及扑香烟盒（就是景明学兄说的打纸标，只是他撕作业本，我收集父辈用完的烟盒，不同的烟牌和图案价值还不同），等等。儿时的记忆真是奇妙，好玩的和活泼的事居多。我们这辈人此生不多的幸运事之一，恐怕就是从小没有不堪重负的书包，下了课就是疯玩，而不必去上书法课、学外语或皱着眉头弹电子琴等。如果我说我们是有过童真、童趣、童心的一代人，相信景明学兄是会同意的吧。

景明学兄对家乡的深深眷恋，一目了然。他说家乡的村子不大，四面环山，门前一条小河直流而下，小港因此而得名，分上、中、下小港。这就使我再次联想起江西民众生活的基本场景：一个小盆地，周边一片田，田地周边就是一个或若干乡村聚落，住着这片田地的主人或耕种者。再远或是周边一圈是山地，或高些或低些，但要想翻越就必须爬山。在盆地中间应该有条小路，还应该有一条水流，是祖辈去赶集、走亲戚或赶考的熟途，也是这个小盆地中的人与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很多地方是走不得机动车的，雨天则会泥泞不堪。景明学兄还回忆了抓麻雀，捕田老鼠，抓泥鳅和鳝鱼，用茶枯饼或巴豆“闹”鱼，甚至家里死掉的狗以及映山红、杨梅、野猕猴桃等等，最后都有意无意地说到一个功能和动作，就是这些动物植物都能吃最后也真的都吃了！对此景明学兄说得很直白也很客观：“因为粮食不够吃，饥饿逼迫我们不得不上山拔笋摘野果。我们地处南方山区，有时天时地利，条件得天独厚，我们对此也有兴趣”“我的印象中，野果更比人工培植的水果香。不知道是因为当时零食匮乏非常饿的缘故，还是因为原生态的绿色野果确实更加鲜美，又或者二者兼而有之呢。不管怎么说，反正就是能填饱肚子”——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那些物资极度匮乏的时期，给多少人的童年记忆就是一个“饿”字！所以当时随时随地可以认得什么能吃什么好吃，也真是现在的

孩童们不必要但也的确不具有的一种生存智慧和技巧！景明学兄通过自己的体力好赞美了母乳的伟大，说到农村孩子矮小一是遗传二是营养不足所致，我还想说可能还与南方农村的孩子很早就要挑担子压得长不高有关。其实景明学兄已经提及在家种田时挑4块大砖，父亲怕他太小“会压驼背长不高”，而且他一辈子都保留了“驼汗肩”，就是因为从小长时间挑柴压的——我是1968年就插队下乡的人，每当“双抢”夕阳西下之时，人们随处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爸爸挑满满一担稻谷走在前头，妈妈挑得稍微少一些走在第二，其后是哥哥姐姐依序挑着一个比一个轻些的箩筐，一个五六岁的“毛伢子”手上拿着几把镰刀，拖拖沓沓地断后。今日画家或文学家一定会从此中看到诗情画意，但那个时代的我们真的没有这些雅兴，尤其是那些子女多的乡民家庭，尤其是在这种家庭中当妈妈的女人，真是压力沉重和疲惫啊！我想只有经历过同一个时代并体验或见识了类似的磨难，才能理解景明学兄谈自己的大病和对人生长短的思考，才能理解因为有真情牵挂而尽享弄璋弄瓦之乐。恐怕也正因此，我们无愧为当代中国最有生活韧性的一代人！

通篇读完，如果有机会让我做一个最佳内容评选的话，我会说至少有“六个一”，略述如下也愿与景明学兄分享：

其一是“一个篇章”，即《生产队长篇》：江西有15万个左右的自然村，“生产队长”一般指的是“小队长”，差不多就是一个自然村1个队长。村民成百上千，当过队长的就是那么几人，说是人中龙凤未必为过，更重要的是有此经历的人才最懂农村、农业和农民。该篇虽然寥寥五个小章，但如果把每章内涵放在高校课堂讲授，都不是一两个小时完得成讲得清的，需要密密麻麻加上一堆注解，才能让现今的大学生懂得其中到底说了什么内容，以及为什么景明学兄要细细叙说一些今人听来无比陌生的术语和办事规则。如果你往大里看，那就是一部农村改革开放前后同时也是人民公社制度解体前后乡村变迁的“实录”嘛，诚为难得。

其二是“一个事件”，就是《生产队长篇》中的“一场本不该发生的山场纠纷”。其过程写得颇为细致，利益关系交代得十分清楚，操作步骤说得

有理有节，最后结局可谓功德圆满——我无论是在当年插队时所见所闻，还是这些年来的专题研究，都知道在江西的山区，这样的山地纠纷弄不好就是一场你死我活非死即伤的械斗（南昌附近旧称“打大阵”）。结果是景明学兄既保护了本乡本土的利益，又避免了一场一触即发的流血冲突，于内于外，都是积德一场，诚为可贵。

其三是“一个场景”，就是《风物篇》中大黄麻母鸡认门回家的那个特写，真是充满了乡村人的生活智慧，且十分的幽默机智！设想一下如果哪部电视剧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和场面，会不令人忍俊不禁，拍手称绝？！你让今天城里长大的学生们“脑袋急转弯”100次，保管想不到一个中间人用如此简单却又如此不容置辩的办法，就轻松搞定问题。景明学兄还追加了一个不可能的担忧：假设那只母鸡在别人家关久了忘了归途掉头向西怎么办？根据我对江西乡俗的了解，如果真是如此，那么景明学兄的家人不仅要自认倒霉，而且还会因此蒙上不好的名声，这才叫“约定俗成”，这才叫“有言在先”。在过去以“耻感”为主要乡评的农村社会里，这种“名声”和“口碑”的约束力可是大了去了！今天的年轻人是很难想象和体会这一点的，所以现今才又在呼吁“家规家风”和“乡规民约”，就是希望再找到传统文化和道德在日常生活中那种入情入理的精致约束力。

其四是“一门技艺”，就是《生产队长篇》所写修筑堤堰的“砌坎”传统手艺，即“砌坎前，会在坎底部钉下坚固的松树桩，构成稳定的支架，使砌起来的河坝形成一个整体，使用松树是因为其油多耐浸泡不易腐蚀。在用不上钢筋和水泥的年代，修筑崭齐的平面河坝全靠石块与石块的契合”，都是很珍贵的技艺描述。我担任江西省非遗项目评审专家近十年，至今没有看到一个县份申报这项技艺——在宋代以来的江南地区，为了排涝也为了防旱，哪个地方的百姓不要构筑地域性的小水利设施？尤其到了毛泽东时代，千军万马上水利，红旗猎猎挑大堤的景象哪里见不到？那些一段一段的河堰堤坝都是当地百姓所砌，用什么木？采什么石？怎样打底怎样封边？花多少工费多少时？桩桩件件，无一不体现了祖宗千百年传承下来的智慧和心血。现在

中国有各类病险水库4万余座，处理不好就会成为悬在附近百姓头上的潜在威胁，武宁山背的“砌坎”传统手艺还能起到一些作用吗？此外还如各地盖房建屋的大木作，山民用泥巴碎石加草筋米浆合成的干打垒（夯土）技术等，在江西民间沿用甚久，而且各地都有自己的工匠和因地制宜的技艺特色，现在都濒临失传，还没有引起地方社会的足够关注更是令人痛心。也许景明学兄还可在乡亲中寻访一下，看看是否还有人懂得这门技艺并且可以讲出更多的道道，再加上实例，然后上报县一级文化馆或非遗办公室。真是希望武宁能在“打鼓歌”之外，再增加一项与百姓生存和生产密切相关的传统石砌技艺。

其五是“一段史料”，这与我多年研究的一个关注点有直接关系，就是景明学兄说在下面的话：“云南一个冷家寨就有三万多人，普洱市思茅区技工学校主管教学的常务副校长冷文孝兄从1990年起一直与我联系至今，他说他就是通过碑石和家谱发现，他的祖先冷福阳就是跟随吴三桂征服西南，获胜后皇帝赐落户云南，祖籍是江西省南昌府武宁县新仁乡十一都。”按照这条史料记载，可能吴军在清初南下时就在江西征招了地方兵源，并带到云贵地区。但也不排除这个故事可能有另外一个版本，即在史称“三藩叛乱”的那场战争中，当时吴军的前锋就打到武宁、修水、瑞昌一线，与清军隔江相望而未能再进一步，然后在江西、湖南一带与清军拉锯三年，反复争夺。或者冷福阳等人是在这个时候被征召入伍的？这些还需要寻找机会研读其老家谱，才可望有进一步解答。我有心加以跟踪，可能需要景明学兄做中间的系铃人哦。

其六是“一个人物”，那就是景明学兄笔下的母亲，我认为是写得最细致最感人的亮点所在。而所以细致，首先是因为母亲的经历充满传奇：地域来自不远之处，却要称为“湖北省”；有个红色故事的开端，却在受苦受难中度过了青春年华；婚姻、子女甚至最后的离世，都满是坎坷和深具悲剧色彩，让人感叹怎样如此多的不幸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但是换一个角度看，正是因为有了景明学兄，作为母亲的她找到了在家人族人面前的地位，获得

了由传统乡村价值观决定和塑造的脸面与尊严，有了尽其一生悉心关照的对象和好好活下去的最大理由，相信有些生活技艺和特殊本事（譬如土话说的“收吓”或“叫魂”，南昌这边俗称“收惊”），就是为了保护她的“满崽”而用心学成。她还接生过几十个婴儿，在我下乡的地方这样的女人往往被视为“活菩萨”，过年过节都会有人来送些农家产品表示心意。如果要概括其母最突出的一点，我会说这是个有几分男人气概敢担当敢出头的女性，热心肠是其外在表现之一，而景明学兄说的“母亲一生要人客是出了名的”这句话，更是入木三分，惟妙惟肖，说的是母亲做人一生获得的回报，是在家里和乡邻中的号召力和主事人地位。这样的女性在我身边就有一个，而且很多经历和景明学兄所述有惊人的相似，这就是我爱人的祖母——1908年出生的一个客家女子，姓蓝。据说是“畲族”，大脚板，风风火火的性格，不识字却张嘴就来古代的侠义故事，是土地革命时期的苏区干部，曾和蔡畅一起参加在宁都县召开的省苏维埃工农兵代表大会。后来没有参加长征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家里只有一根“独苗苗”舍不得，结果是守来一个解放后第一任泰和县长，做母亲的脸上自然有光，更何况儿子就是本乡本土的干部呢。1984年我结婚是去爱人老家过的蜜月，那是一个土话称为“酒坑”的山间小盆地，当时连电都没有。在那10天里，我们大部分时间在做客，如果家里买了猪肉或豆腐等好菜，老太太就站在田埂这边一声呼喊，招来某家亲戚过来吃饭。因为村子不大藤藤绊绊几乎都算七姑八姨，乡里乡亲家长里短的，老太太只要张嘴差不多都能摆平。“文革”期间我岳父被打成走资派，孩子回家躲难，老太太教他们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做人要硬气”。现在又看见景明学兄笔下的母亲，使我更相信中国传统重“母教”是极有道理的，而且在寻常百姓之家，母亲主要是靠她们的辛勤劳作和在紧要之时可以起到“顶梁”作用来体现的，对子女的影响甚大甚为长远，景明学兄的成长经历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还可以再加上身边一批事例附议呢。

景明学兄病后以上十万字回顾半生，应该很费心思和气血，一气呵成则难免还有谋篇布局或遣词造句的些许疏漏。如果问还有什么不足的话，我会

建议全文内容再稍加调整。我理解景明学兄把《童年篇》放在第一位，是想从自己的“人之初”写起，孩提的幼稚、可爱和儿时无可选择的艰辛，在此做了交代。但我还是觉得缺少一个前提，无法解答读者上来就可能有的一个疑问：这是哪里的一个小孩子啊？他是怎么来的啊？他爸妈是谁？家境如何等等，这就是个有关家乡所在和祖先历史的盘问了。景明学兄或许可在全文之前，再加上一篇短短的“开场白”，把自家村庄所属乡镇（过去的人民公社）、家庭成员（世系、房分），周边环境、自己的受教育程度等等先加说明。或者开篇为《家系篇》，将《风物篇》中的“以修族谱、祭祖先为载体的冷氏‘家规家风’具备顽强生命力”和前辈迁徙经历等移到《家系篇》中，其次为《童年篇》，后面依序展开，就理顺了。

还有一点要特别提到，就是文稿还有一个缺失要补上：全文取名为《山背情思》，而且通篇以“山背”定义的名词有近三十个，那么武宁县哪一片区域被称为“山背”？又为什么被称为“山背”？缺少开宗明义的说明，读者开卷阅读，难免如坠云里雾里，心生疑问。查阅地方志等资料可知：在旧武宁县城（现在的柘林水库区）以北属于幕阜山脉，明代嘉靖县志“山川形胜”篇记载：“（武宁）北乡有南皋山、鸡笼山……”计20余座山峰。武宁人遂将南皋山以北到幕阜山脉大山之间的一片山区（包括景明学兄写到的大洞、路口和横路3个人民公社，以及现在的官莲乡一带）习称为“山背”，这也是传统时期一片比较穷困的地区——以往“山背佬”之类的俗称，透着以县城人为主的平地人群对山里人的轻视和嘲弄。先说清楚什么是“山背”，不仅利于说明地域性的生活环境和文化对垒，而且也为景明学兄这个“山里娃”的来由和不凡做了铺垫：“山背”里走出去一个大学生，这个大学生的后代又出了几个大学生，那在别人眼里还不是山里飞出一窝凤凰吗？去外面上学时还不要办好多桌酒吗？在冷氏大家族和邻里眼里还不会令人仰慕不已吗？——凤凰们是怎样飞起来的？谁来养育？如何培养？等等等等，至少我都想知道，相信其他读者也是如此。无论谁读景明学兄这十几万字，都会说他记得很清，写得很细，笔下的人真实而有生气，整体来说这一家人活得

有故事，很精彩。我真心希望《山背情思》成为一部精品，让我们可以看到一批山里人走出来的鲜活历程。七年前我岳父写成20万字的回忆录《实践杂记》，有些文字我参加了整理，序言也是我写的。现在我又看见葆青君兄妹将其父亲的书稿录入并细心校对，我对其热情和用心深有同感。说来葆青君比我的独生子大几岁，与父亲能够如此沟通理解，已属不易，我期待更多的后生都有此情感，有此乡恋，并以为这才是一个心智健全，有血有肉，知冷知热的男儿；才可能欢颜仰对老，俯身与童言，解衣衣人，推食食人，做什么工作都可以有温度，有感情，暖人心。我还要说葆青君末尾那段话绝非多余：试想一下如果山背人、武宁人、赣北人、江西人以及各个省的人都把自己的经历、爱与恨、理想与奋斗记录下来，让本土的历史和文化丰富立体并得到广泛而有效的传播，这将是一个多么有文化定力和理性思考的民族啊！这不正是对中国民众生活史大数据的极大丰富吗？这不正是当下亟待建设的文化战略工程之一吗？葆青君不应该为其父、为自己已经加入了这项文化战略工程而欣喜和自豪吗？

梁洪生

2017年2月26日搁笔于

江西师大南方古村镇保护与发展研究中心

一个人的历史（自序）

60岁，是国家规定的男性法定退休年龄，古代也管60叫“杖乡”之年，看来传统就是这么顽强，几百年的沧海桑田，它就静静地流淌在我们的血脉中，藏在我们习以为常的制度里。60岁，也是孔子说的耳顺之年，意思是到了这个年龄，个人的修行应该趋于成熟，没有不顺耳之事。只是60岁的时候，我看透了人生，淡泊了名利，经历过生死，却放不下对家乡的爱，对亲人的牵挂，无论是生者还是逝者；60岁，我提笔四顾，夜思日想，还是要写点什么！

那么，为何而写？写的又是什么？

我想，首先是因为终于有了那么一点点属于自己的时间。身处中国儒家传统文化之中，人生就好比是一个传送带，我们身处其上，时刻肩负着必须履行的责任和义务，只能奋勇向前，难得有停下来喘息修整的时间。于我而言，物质贫乏的童年，半饥不饱的少年，又苦又累的青年，承上启下的中年，便如白驹过隙，一闪而过。仿佛一切都还是昨天，但一切又都已经完成。退休了，晚年的“序幕”缓缓拉开，子女鼓励我多旅游，多玩一玩，好好享受人生。只可惜我是一个劳碌命，忙惯了，人生不同阶段始终都有明确“主题”，又怎么可能“清空内存”，彻底闲下来？所以看书、思考和写作，很自然就成为我“想”做、也决心要做好的事。

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哪怕自己文笔拙劣、知识结构跟不上时代、思想分析水平有限，但这样的写作依然是有意义的！因为，虽然我们大部分人注定平凡无奇，但每一个人又都是独一无二的！真正“活”的历史，就是由我们这些普通而又不平凡的灵魂凑在一起写就的。台湾作家龙应台曾经说过，如果把集体记忆想象成是一片织布，或者是一片大网，那么我们每一个个人的记忆其实是那一根丝线。集体记忆是那根丝线编进去的纹理。换句话说，

如果把个人从大的网络里抽出来,后者就会断裂。我们小时候对长辈的记忆,对那个时候的人物、语言和一切遭遇的记忆,会决定我们对故乡的爱、对看不惯的人和事的恨,这种爱和恨,既属于个人,更铸就了一个地方特有的地域文化。正如没有百草园和三味书屋,鲁迅那个年代的“绍兴”就缺乏了载体一样,没有个人化的鲜活记忆和历史叙事,要深刻理解武宁、长久传承山背文化,是无法想象的。

所以,我决定敝帚不敢自珍,要写,把属于我一个人的“历史叙事和地方志”贡献出来。一定要感谢我的妻子徐时燕,在我闲下来后,一如既往地承担了几几乎所有的家务,让我有点时间思考和写作。这本书里面,她是最想感谢的人之一。

另一个最想感谢的人,是我的“同年”、师大的校友梁洪生教授,读完他所作的序,不禁拍案叫绝,知音难觅,顿生“我虽非伯牙,竟有幸遇到子期”之感。而对于梁教授提出的意见建议,我衷心认可。按照他的意见,我将自己原来做的序做了修改。

先简要素描一下山背和我自己。

渊博的梁教授其实已经介绍过山背的定义了,我很钦佩他的博闻强记,这里只补充两点,一是这里的“山”指的不是南皋山,而是坐落在巾口乡边陲的棺材山,此山形似棺材,武宁俗话说,棺材棺材,升官发财,在这样一种乡土语境中,棺材山不但没有阴森恐怖的意味,反而带有一点祥瑞好兆头的意思。棺材山的背面就是山背,包括五个乡镇,即大洞、泉口、横路、鲁溪和官莲。山背的村庄基本统一姓,都是一个太公繁衍的后裔,所以家族宗族文化传统相对比较强。二是我理解山背的传统文化骨子里面还是儒家历史背景下形成的、有特色的耕读文化。多数传统的山背人以“会读书、会养猪”为荣,稍微有一点积蓄后,就偏好盖一栋好房子,以撑起家庭的门脸。

至于我本人,1954年8月31日出生于横路公社三联大队中小港自然村,系冷氏三十六世孙,第三房头,小港冷氏太公为弼任公。我家中共5口人,桂姐、春云姐和我加上爸爸妈妈。母亲生我时已经43周岁又3个多月,是不

折不扣的“高龄产妇”，虽然是中年得子，但父母对我可以说是从不溺爱，一心严格要求，只希望我多读点书，闲暇时帮忙养好猪。

中小港自然村四面环山，一条小河直流而下，在这个美丽的自然村我生活了20年，捉鱼摸虾，打銃捕猎，采摘野果，读小学、初中、高中，再当生产队长作田侍地，直至1975年初上江西师范学院（现江西师范大学）读书才真正离开。

反躬自省，我始终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山背佬。山背佬这个词在不同语境下往往有不同的含义，武宁县城人或者其他地方人用这个称呼时，通常都有点讥讽的蔑视意味。不过我们山背人之间用这个词，却反过来会带有一种亲切的味道。自我调侃传递的是幽默和自信。这就好像英文单词nigga一样，原本是美国白人对黑人的蔑称，即使到了今天，如果白人无缘无故对黑人直呼nigga，可能立马就要打生死架。但如果是黑人朋友之间，nigga就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单词，甚至黑人兄弟间用nigga来代替臭小子、兄弟等亲热称谓。这一点熟悉美国流行黑人说唱歌曲的年轻人或许比我这个老头子更有发言权。

其实，这样的一种语言现象（我大学就是学外语的），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山背人互相之间有一种身份认同和集体归属感，在这种认同和归属基础上，进一步就形成了山背独特的文化。而这也是我的这本书不会成为无本之源、无源之水的根本原因。

最后，欢迎各位读者批评指正，书中一切可能的错误和不准确的地方，责任都归于我自己。



于我而言，物质贫乏的童年，半饥不饱的少年，
又苦又累的青年，承上启下的中年，便如白驹
过隙，一闪而过。仿佛一切都还是昨天，但一
切又都已经完成。